

花城出版社

香港水上 一家人

金 依



香 港 水 上
一 家 人

金 依

香港水上一家人

金 依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8插页 110,000字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,590册

书号 10261·912 定价 1.30元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香港棚艇户雷公一家三代的遭遇为线索，真实地反映了香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。

雷公跟大河船出海，冒险犯难，给船公司卖命，最后葬身鱼腹；两个儿子，一个被黑社会逼得精神错乱，另一个为了养家糊口，铤而走险，竟丧生于交通意外。只剩下年老的祖母和年幼的孙子，漂泊无依

.....

小说情节曲折，笔触感人。

目 录

一、苦海余生.....	1
二、拦路狗.....	30
三、小铜炮.....	57
四、工伤成残.....	100
五、恨海难填.....	144
六、尾 声	188

一、苦海余生

这是多年前的事了。

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、七十年代初期之间。一个夏末秋初的季节，一场并不很大的台风，掠过香港之后。在荃湾海面，发现了一艘半浮半沉的木艇，因为它并不阻碍航道，多天之后，才被拖走。

乘搭来往船只的人，只知道这艘木艇是风后灾痕，可不知道这艇是从哪里来的，也没有考究这艇是属于谁的。好事者带着悠闲的声调猜测，这大概是从青衣塘那边漂出来的烂艇吧。也许，这早已经是无主之物了。

这样的猜测，只对了一半。

艇，确是从青衣塘那边漂出来的，但它却不属于青衣塘的“老”棚艇户的，也不是无主之物。

青衣塘是荃湾对开青衣岛海边一个由海水冲积成的浅滩。由六十年代初期开始，这片浅滩，陆续聚集了许多艇户。

当时，许多渔区和避风塘要填海，使之成为地皮出售。这些艇户，由旺角避风塘、筲箕湾、香港仔、九龙湾……驱赶流徙到这里，不出十年就聚集了三百多户人家，三千多口人。当初都是艇户，这些艇搁在浅滩上，原来相当残旧的木艇大都更加支离破碎了。于是，都搭起棚屋，以蔽风雨。官府规定，每艇一棚。

在艇户聚集了差不多十年后，才不知从哪里漂来一艇，就泊在密集的棚艇的外头，艇上只一老一少，老的是个老妇女，六十多岁了；少的是个十二、三岁的男孩子。从他们互相的称呼，知道他们是两婆孙。

不知是什么原因——也许因为穷，因为老弱缺乏气力，又或者是不获容许，婆孙俩没有盖棚子，一直都宿在艇上。白天，婆孙俩上岸做工，很晚，才看见他俩筋疲力尽回来，还要去山边石洞一勺勺的盛淡水。

人们不大认识他们，只有附近几户人家，称这只木艇叫“婆孙艇”。风后，“婆孙艇”就不见了。就这时，荃湾海面出现了那艘半浮半沉的木艇。

即使知道这艘“婆孙艇”的几户人家，也很难辨认这艘残缺的沉艇，是不是属于那两婆孙的了。而两婆孙呢？是不是给风浪卷去了？但是，好多天，也没有关于捞获尸体的消息。那么，婆孙两个，哪里去了呢？

由于他们来了不久，附近几户人家，大家都是要为口奔驰的人，还是不大熟悉他们，但由于大家都是“水流柴”，此番艇去人失，还是不免有所关切，报到有关方面，却说不

在他们登记案内，他们也不知有此艇的存在。也许是一只流动艇，又流到别处去了。这件事，也就不了了之。

但是，这一老一少的两条生命，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。

那艘半浮半沉的烂艇确是那艘“婆孙艇”。两婆孙呢？

读者诸君：在要知道这两婆孙的命运之前，还是让我们说一说，这两婆孙的来历，和这艘“婆孙艇”的来历吧！

“婆孙艇”，只是他们“漂流”到青衣塘后，附近几户人家给它的称呼。这是因艇上只有两婆孙。当然，它本身并不叫“婆孙艇”，原来也并不止两婆孙，这艘原也有过一段人丁兴旺的时期，而成为到处流徙的“婆孙艇”，却有一段惊涛恶浪，家散人亡的惨痛经历。

原因如此，这仅存的婆孙俩的命运，就更值得人们的关心了。

事情又推到多年之前。在鲤鱼门，那是一个老渔区了。那地方的海边，也有棚艇户，也有住家艇。“婆孙艇”的前身，就是其中的一只艇。艇上住着姓雷的一家人，身躯结实的老雷，人家都叫他“雷公”，大概也因为他嗓子大，在海面叫一声，好似打雷，远近可闻。他的老伴，就叫雷婆。

雷公雷婆两口子，生过六七胎儿女，只养大两个儿子，其他不是幼年夭折就是送了给别人。这两个儿子，长的一个叫雷旺，小的一个叫雷生。雷公当初亦在浅海打些鱼虾过日子，后来人口多了，浅海又越来越污染，打鱼虾难以为继，就到大渔船上做工，已有好些年月了。雷公身壮力健之时，

夫妻勉力养大儿子，雷旺雷生兄弟俩也算念过三年书。

雷公上了五十岁，身体就差了。说差也差不到哪里去。上百斤的鱼获，也还是跟小伙子们一起扛过跳板，要说泊岸拉缆，手脚还是干净利落，只差在眼力不好，又患上风湿，发作的时候，做起工夫，就打折扣了。老板对这个老伙记，渐渐也不满意了。

雷公的两个儿子，阿旺十二岁，读了四年书，雷公就把他带在身边，在船上干点零活，有食无工，在他看来是补自己的不足，但老板说这是特别“体贴”，减轻了他家里的一口。小儿子阿生十岁了，读到三年级，这孩子聪明好学，老师也称赞他，雷公雷婆都希望这个儿子尽量多读些书，将来好图个好的出身。阿旺愚鲁，却能帮手，少读几年也算了。

雷婆也不清闲，她还是捕些鱼虾，摸些蚬仔，到街市卖几个钱。后来，有人叫她到观塘一间五金厂拿些小五金回艇里做。那时的工厂旺些，做这小手工比捕鱼虾去卖收入虽少一些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却多些，但入息比较有保证，不若捕鱼虾要望天打卦。

一家四口，三个人胼手胝足，维持生计，只有阿生最幸福，世代以来，他兄弟俩算是第一代读书人，而哥哥念不上，父母兄拚力支持他升学。但阿生毕竟也只读到小学毕业。

那时候，雷公风湿发得频，没法做工，老板叫他回家休息，并把阿旺带走。雷公恳求留下阿旺，仍是有食无工，但阿旺自己不愿意，他已经十五岁了，虽然长得矮小，但也还

颇有些气力，他自己认为可以去做学徒，不愿像老爹那样，在渔船上做到一身病，临老就给踢走。雷公只好带阿旺回家。

这时候，他们已经拾了些烂钉烂板，在海边搭起棚屋，雷公又带着阿旺，父子俩动手修好那只老艇，打算往来搭载些货物，得几个钱糊口。但是，这又是望天打卦，雷公夫妻父子商量，他们必须另谋生路。

雷公从附近艇户中听到消息，有一艘大河船（即大洋船）急于落人启碇，老的也要。雷公想，走大河船，也是一条路，他可以做水手。

“谁知人家要不要你？”雷婆瞅着丈夫的花白胡子，又瞅着他的风湿脚。

“我想去试试！”雷公很有自信，他的声音还很宏亮，大半辈子在渔船上，他不相信做不了大河船。

“大河船上，比我更老大的都有！”雷公说：“我不过五十岁！”

“走大河船，多久才回来呢？”小儿子阿生十三岁了，全家人数他长得最高，也最俊。

“生，你先跟哥哥去找学师做。”雷公道：“我走大河船，挣得钱，让你上中学。”

“我和哥哥找工做，你别走大河船了。”阿生道：“跟妈在家做些手工，或者捕些鱼虾卖，找两顿饭吃，还可以的吧？”

“我去走大河船！”大儿子阿旺说：“爹不要去！在家

里，照弟弟说的那样！”

“还不到这时候！”雷公道：“除非七老八十，再没人雇我，不得已才这样。我还是试试，先走一两水看看，做得下去就做，做不下去就回来！”

在家里，还是雷公说了算。他托人介绍，去见工。意想不到的顺利，船东见他是个老船工，马上雇用了他，只要雇足了人，随时通知他落船。

公司派人带他和另外几个一同受雇的去办手续，竟然都是老人，有些比雷公更老，有一两个甚至颇为龙钟了。薪金是微薄的，比平常的船要低。他们不敢抱怨，因为他们知道，那种年龄，有人雇用，已是非常幸运了。而且，还未落船，已开始支薪，雷公更是欢喜。

几乎半个月才雇足人，通知他落船。雷公携了简单的行李，只由阿旺送他到海边，一群老船员落了小汽艇。小汽艇把他们送上一条很旧的远洋轮。

阿旺送走了老爹，就和弟弟去找工做。阿旺虽然愚鲁，究竟跟老爹做过几年工，而且现在老爹走了，他是哥哥，自己觉得责任大了，便不怕辛苦，不怕碰壁，四处去问工。他的意思，本来是要把弟弟阿生带在身边，以便照料，岂料到观塘几间工厂问过，有些嫌他不醒目，有些嫌阿生年纪小，一时竟找不到小兄弟俩可以一同做工的。跑了一天，总算在一间茶楼找到两份卖点心的工做，讲好翌日开工。

兄弟俩欢天喜地回去告诉母亲，雷婆却说：“我今天已经同人家讲好，阿旺去学打石，明天就去石塘开工。”

“打石？”阿旺怔了一怔：“阿生能去吗？”

“你有点力气，阿生年小，人家不要。”雷婆说：“阿生自己去卖点心好了。”

“好的，我自会去。”阿生道：“哥哥去学打石吧，好歹也是一门手艺，只不知有多少工钱？”

“你们阿爹人工很少。”雷婆道：“他又要留些在身边用，那份家属粮，养不活我们三口，这才要你们去做工。我自会养自己，你们只求有活计学，先也不必求工钱多少，阿旺初去，工钱不会多，只望勤勤恳恳，用心学艺，有一个行头就是了。”

“我可是没手艺学的呢？”阿生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骑牛搵马嘛！”阿旺道：“做一日算一日，将来找到别一份有手艺学的，你便辞这一份，这也不懂？”

“你年纪小，卖两年点心，再去做学徒也不迟的。”雷婆也说：“如果环境容许，我还想你将来多读些书的！”

阿生苦笑摇摇头，他已经读完小学，在这个家来说，是十分不容易了，他不敢多存奢望。小兄弟俩跟母亲商量好，吃过晚饭，趁退潮而太阳还没下山，拿了只小箩，便同到滩边摸些蚬去卖。岂知就在滩边，却有个人叫住他们。

“喂，又来摸蚬？”那人双手叉腰，拦着他们。兄弟俩认得，这人叫做胡就，绰号老虎就，也住在这棚艇上的，听老爹说过，这家伙是捞偏门的，是个恶人。

“这滩又不是你的！”阿生不怕他：“摸不得吗？”

“摸得，摸吧！”老虎就嘿嘿笑了几声：“摸个够，把

这滩上的蚬都摸去，你们说，能卖多少钱？”

“不关你事！”阿生就要下滩。

“我们明天都去开工了。”阿旺是个老实人，以为说出有工做，老虎就便不再取笑他们了。

“开工？”老虎就笑问：“开什么工呀？”

“我去打石，阿生卖点心，”阿旺道：“难道我们要摸一辈子蚬？”

“对，有志气！”老虎就跟着他们：“不过，打石有多少钱呀？只怕不够医病，十个打石，十个是痲病鬼！卖点心？哼，阿生那一表人材去卖点心？”

“喂，你是什么意思？”阿生耐不住了。

“对，你是不是有好工介绍我们去做？”阿旺问。

“呵，人家说阿旺笨，我却说阿旺很聪明哩，醒目仔！跟我来！”老虎就挥着手，咧着嘴，好像很得意的样子说着：“摸蚬有什么用？要吗，就摸钱，一手一手都是钱，好过你老爹临老还要行船！”

“摸钱？哪里有钱摸？”阿旺呆呆地看着他，这个又矮又横的老虎就，眯着小眼睛，张着狮子鼻，露出两个大鼻孔，满口露着金牙，脸上肌肉在摇动，似笑非笑，十分狰狞。

“跟我来！”老虎就道：“到我那边去，自会有钱摸！”

“哥哥，别听他的！”阿生知道这老虎就不是好人，没好事做，爹爹讲过，要提防他的，阿生便扯着哥哥走。岂料老虎就一跳上前，伸出两只又短又粗的手，竟像两把蟹钳一

样，把兄弟俩钳住了。

“跑哪里去？”老虎就狞笑道：“告诉你们，是你们老爹叫我照管你们的，跟我来！”说着，拖了两个便走。阿旺无可无不可，可阿生拚命挣扎：“我阿爹不会叫你照管我们，你这个坏蛋！哥哥，咬他！”

阿旺听了，这才挣扎起来，老虎就虽然力大，可一双手控制不了两个人，见阿生挣扎得紧，便放开他，用脚踢他，只拖了阿旺走。阿生给踢倒在地，飞奔回去告诉母亲。

雷婆带了阿生，便去找老虎就，边骂：“老虎就这没好死的，拐我儿子去做什么？去带白粉还是去做扒手？雷公不在家第一天，就来欺负我母子，看我不把你这老虎颈扭下来！”一路走一路骂，骂得棚屋的人知道了，还有出来观看的。谁不知老虎就是这里的恶人？又阴险又毒辣，而又是字头（黑社会）的人，因此都不敢惹他，此时见雷婆骂着去找老虎就，都以为有一场好看的了。

雷婆找到老虎就的棚屋，却不见老虎就，只有几个老虎就的“兄弟”在赌纸牌，都不睬雷婆，雷婆便带了阿生，到处去找。原来老虎就带了阿旺，去茶楼饮茶。刚开了茶，老虎就便拿出一包香烟来，抖出一支。叫阿旺抽烟。

“来一口！”老虎就把香烟塞在阿旺手上：“不会吸烟，怎是个男人？”便来替他点烟。

“我会的！”阿旺道：“在渔船上我也吸过，只爸爸不让我吸，说我年纪小。”阿旺果然吸烟，喷出一口。

“年纪小？”老虎就道：“十六七岁了吧？娶老婆都得

了！”

“我才十五！”阿旺只是老实。

“十五也不小了！”老虎就道：“我十五岁时，女人都睡过了，你闻过女人味没有？带你去试试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阿旺红了脸：“你说带我去摸钱的？”

“摸钱，又摸女人，怎么样？”老虎就狞笑道：“这叫做财色兼收，比你去打石，真是打边炉比打屁股！打石？哼，舒服吗？好天晒落雨淋，石头又硬，那些尘粉吸进肺里，肺也变了石头，别去了。跟你就叔捞世界，你就叔早就看得起你，只你老爹古板，连烟也不让你吸，让人人笑你蠢笨。你跟了我，人家就知你是醒目仔！”

“到底做什么工？”阿旺一向被人讥笑蠢笨，老虎就这话打动了他的心，但他却不明白老虎就叫他做什么工。

“哈哈，行行企企，食饭几味！”老虎就叫了些点心，边叫阿旺吃，边说道：“胜比你老爹去捱风吃浪！”

“到底做什么？”阿旺只是催问：“我还要问过我老母呢！”

“这事也要问老母？”老虎就瞪着眼道：“你是个大人了，还是小孩子吗？你老母比你老爹更不晓事，像他们那样，一世发不了达的，阿旺，你别回去了，我带你去旺角捞！”

“旺角？”阿旺有点心慌：“我怎能不回去呢？”

“你现在要回去一次。”老虎就道：“因为你弟弟看见我带你出来，你现在还不回去，你老母便会找我要人，我没

那样笨，你也没那样笨。你回去以后，随时再来找我，别问你老母，我自会带你出身，如果你想试试打石，也不妨，不好做时，再找我也不迟！”

“呵！”阿旺安心了些。

“你就叔看得起你，跟你说了知心话！”老虎就道：“你也不必对你老母说，不然，就绝了自己的路，如果你老母麻烦我，我会叫人打爆你的头！好了，回去吧，你老母一定在找你了，你对她说，就叔没难为你，请你饮了茶，吃了叉烧包，带两个包回去做证明！”

便叫伙计用纸袋盛了两个叉烧包，打发阿旺回去。

阿旺拿着叉烧包回去，心中十五十六，半路便遇了老母和弟弟。

“老虎就呢？”雷婆问：“他有没有难为你？”

“他请我饮茶。”阿旺拿着那个纸袋：“这里还有两个叉烧包。”

“拿来！”雷婆一手扯过纸袋，用力一丢，丢到棚屋底下的泥潭里：“老虎就的东西，喂狗也不吃，你为什么吃他的东西？”

雷婆一手抓住阿旺，一手像要挖他的嘴巴，阿旺连忙闪避，喊道：“他拉我上茶楼，又没难为我，只叫我吃东西，我也没吃多少。”

“阿妈，别打哥哥。”阿生喊：“不关哥哥的事。”

“你说，老虎就叫你做什么？”雷婆道：“叫你去打荷包，还是带白粉？”

“没有，他没有叫我做什么。”阿旺忙说：“他什么都没叫我做。”

这也是事实。但是，阿旺始终不敢把老虎就对他说过的话说出来。

“请你吃了东西，什么都不叫你做？”雷婆不免怀疑，“你贪吃，替他瞒我，到你做出来时，我打死你，比让别人打死你好。”

“真的，没有！”阿旺指天誓曰：“老虎就知道你找我，就叫我快回来。”

“明天你去打石！”雷婆道：“以后不许跟老虎就去！”

阿旺没话，他想：“打石就打石吧！”他本来就准备去打石的，但此时，他却想：“打几天，看怎样再说！”

老虎就给他打了底，而且，他又怕说了出来，老虎就会打爆他的头。

棚艇里的人，以为有一场好看，不料却没闹出什么事，只雷婆还一边骂着，带了两个孩子回家。

“雷公刚出门，就想谋我的孩子！”雷婆向街坊骂道：“以为我好欺负吗？他再来碰碰我儿子，我把他金牙也敲下来。”

她这话，是故意要传给老虎就听的。

有人劝她：“算了，老虎就只好惹呢，他现在又没带你儿子去做什么，莫惹恼了他，叫那些狐群狗党来暗算你母子，要吃亏的呢！”